

《示禅人心要》讲解 2

（根据史文老师讲课录音整理，仅供参考）

证者，绝能所也，非别有玄理在。寻常日用处，如见色时是证时，闻声时是证时，饮水食粥是证时。一一绝能所。此非久习，不假熏炼，盖现成之事。世人不识，名曰流浪，故云唯证乃知难可测。

亲证是绝能所，是能所双忘，并不是另外有什么“道”在。当说“无不是道”的时候，实际上是有语言，是有“道”的。禅宗非常妙，妙在圆融无碍。“非别有玄理在”，即是说不能够建立一个玄理。比如说什么境界很玄，或者到什么层次相当于大开圆解，相当于初地菩萨，相当于圆教、别教等等，如果这样去对应的的话，固然是个好孩子、好学生，但是还是比较愚痴，因为钻到这里边出不去了。实际上，以这种方式学禅，本来就是错误的，是南辕北辙。有的人把禅宗公案像出题目一样，说哪些公案透过去就是初关，哪些是重关，哪些是牢关，这其实已经背离了禅宗本身的宗旨和方法。当然，这些也不是禅宗的方法，不过就是某些人喜欢别出心裁另外搞的一套，无非为名为利而已。

在日常生活之中，“如见色时是证时，闻声时是证时，饮水食粥是证时。”所谓证，怎么证呢？要亲下口。“无不是道”这句话是对的，但是它是一句正确的废话，也是一句伟大的空话。所以清远禅师强调“证”，证就是绝能所。所谓绝能所，即是在日用之中没有分别，是一行三昧，或者一相三昧。没有分别，并不

是说遇缘处境时不做事，比如吃饭时不吃，过马路时不分别红绿灯，这是蠢人，还不如动物，不如木头、石头了。这个无分别是在种种的分别之中不分别，就是六祖所讲没有利益、善恶、高下等爱憎的分别。¹亲下口就是证，要在日用处来契证“绝能所”，如见色闻声，饮水食粥，这些都是证的时候。

在行住坐卧、见闻觉知的任何一刹那，“一一绝能所”，这才是真正禅宗的见地和方法。所以庞居士讲运水搬柴，无非妙道，²这类描述在《庞居士语录》里有很多。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，一点一滴无不是道，无不圆满。这个时候就没有妄想，这叫绝能所。禅宗公案里面讲，玄沙师备祖师听见燕子叫，说这是“善说法要，深谈实相”；³百丈看到野鸭子飞过，被马祖大师扭得鼻子痛，当下悟入⁴；还有香岩禅师“一击忘所知”。⁵所以说“一一绝能所”，就是在日用之中。“此非久习”，亲下口的“证”，不是说要用多长时间修才修出来的，会就会，不会就不会。所谓迷闻经累劫，悟则刹那间，迷惑的话无量轮回，悟则在刹那之间。另

¹ 《六祖坛经·护嘱品第十》：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，于彼相中不生憎爱，亦无取舍，不念利益成坏等事，安闲恬静，虚融澹泊，此名一相三昧。

² 《五灯会元》卷三《庞蕴居士》：一日，石头问曰：“子见老僧以来，日用事作么生？”士曰：“若问日用事，即无开口处。”乃呈偈曰：“日用事无别，唯吾自偶谐。头头非取舍，处处没乖张。朱紫谁为号？北山绝点埃。神通并妙用，运水及搬柴。”

³ 《五灯会元》卷七《玄沙师备禅师》：师因参次，闻燕子声，乃曰：“深谈实相，善说法要。”便下座。时有僧请益，曰：“某甲不会。”师曰：“去！谁信汝？”

⁴ 《五灯会元》卷三《百丈怀海禅师》：师侍马祖行次，见一群野鸭飞过。祖曰：“是甚么？”师曰：“野鸭子。”祖曰：“甚处去也？”师曰：“飞过去也。”祖遂把师鼻扭。负痛失声。祖曰：“又道飞过去也。”师于言下有省。

⁵ 《五灯会元》卷九《香岩智闲禅师》：山问：“我闻汝在百丈先师处，问一答十，问十答百。此是汝聪明灵利，意解识想，生死根本。父母未生时，试道一句看。”师被一问，直得茫然。归寮将平日看过底文字从头要寻一句酬对，竟不能得，乃自叹曰：“画饼不可充饥。”屡乞泐山说破，山曰：“我若说似汝，汝以后骂我去。我说底是我底，终不干我事。”师遂将平昔所看文字烧却。曰：“此生不学佛法也，且作个行粥饭僧，免役心神。”乃泣辞泐山，直过南阳睹忠国师遗迹。遂憩止焉。一日，芟草木，偶抛瓦砾，击竹作声，忽然省悟。遽归沐浴焚香，遥礼泐山。赞曰：“和尚大慈，恩逾父母。当时若为我说破，何有今日之事？”乃有颂曰：一击忘所知，更不假修持。动容扬古路，不堕悄然机。处处无踪迹，声色外威仪。诸方达道者，咸言上上机。

外，“不假熏练”，也不是有为造作、有意识的熏习锻炼。“盖现成之事”，“道”本来是现成的。如孔子给弟子说：“二三子，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。”⁶我对你们没有什么隐瞒不教的。天皇道悟禅师对他的弟子龙潭崇信也讲，⁷我怎么没度你啊？你给我送茶，我就喝了；你给我端粥，我就吃了。我有什么隐瞒你的地方呢？这是真正的第一义谛的道，就显示在日用之中。

如果把禅宗技术化，认为禅宗像民间宗教、道教那样有窍诀，或者技术，号称拥有和炫卖这种技术的人，肯定是精神骗子。禅宗强调说食不饱，虽然听闻正确的道理可以种下善根，但是千万不要把听闻的知见和修证相混淆。清远禅师这段讲禅宗修证，非常有意义。他说，日常见色闻声，饮水吃饭，都是证悟之时，而且这是本自现成。“世人不识，名曰流浪”，一切本来就是法性三昧。但是不能证和用的话，那就是生死流转。生死轮回，对于凡夫来讲，是痛苦，是流转，是变灭。但是对于真正的禅师来讲，它就是“道”。三界六道就是无上妙道，所以才有幻化空身即法身；生死流转十二因缘，一切无常诸法空，便是无上大涅槃等等说法。有人说大圆镜智在哪里呢？如果有这种证和见的话，那不就是大圆镜智现前了吗？“故云唯证乃知难可测”，亲下口时、日用时，即是证时。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，不知者永远流浪生死。

⁶ 《论语·述而篇》：子曰：“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”

⁷ 《五灯会元》卷第七之龙潭崇信禅师：皇曰：“汝昔崇福善，今信吾言，可名崇信。”由是服勤左右。一日问曰：“某自到来，不蒙指示心要。”皇曰：“自汝到来，吾未尝不指汝心要。”师曰：“何处指示？”皇曰：“汝擎茶来，吾为汝接。汝行食来，吾为汝受。汝和南时，吾便低首。何处不指示心要？”师低头良久。皇曰：“见则直下便见，拟思即差。”师当下开解。复问：“何如保任？”皇曰：“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。但尽凡心。别无圣解。”

圣人知之而不执着，不以知为知，也不以知为高，不以不知为不高。

学道者明知有是事，何故不得旨而长疑？盖信未极、疑未深也。唯深与极若信与疑，真是事也。不解如此返照，遂迷乱，不知由绪，困踈中途。能自反省，更无第二人也。既曰此事，又岂更知耶？知是妄虑，此事则不失也。

修行人明知有此事，何故不得旨而长疑啊？是感叹，也是反问。得旨，得到要旨。为什么不能够把握这个原则、这个圆教之理，然后去修用它，而长时地处在疑惑和轮回之中呢？因为“信未极，疑未深也”，信没有达到真信、深信和正信。另外，参禅的疑情，也没有疑到更深处。所以高峰原妙禅师讲“疑以信为体，悟以疑为用”，疑和信是一体两面的体用关系。疑情首先是对一切皆妄的疑，对虚幻的一种体认；信是对真正悟的理的信，只有这样才能够运用智慧返照，否则总是困在中途。实际上疑的、信的都是“一个东西”。能够自我反省、返照的话，“更无第二人也”，迷人和悟人本来是一个人，没有第二个人。换句话说，妄念和真念，邪见和正见，风动和幡动，其实都是“一个东西”。如果说“这个东西”跟迷人、悟人等两个不一样，那你又建立了第三个东西，实际上是产生了更多的妄想。“这个东西”就是这回事，如果再加上种种的知见，那都是妄想思虑。“知是妄虑，此事则不失也”，当知道所有的知见都是妄想的话，“那个东西”本来就在那里。

道不止说与示而后显，盖体自常露。说示者，方便道用。尔省悟者亦暂时岐路也。或因说而证，或因示而入，或自觉触以归。终无异事别得，至心源而止也。

“道不止说与示而后显”，所谓的道——禅宗之奥妙，不是说开示以后才能悟入，它本来就在那儿，本来就没有什么迷和悟。我们人有一个习惯，总是希望有更好的善知识，有更殊胜、更上妙的法来引导自己，使自己有朝一日能言下顿悟。这是一种很贪婪的、不知足的习惯，这也是一种障碍。道体时时都在显露之中。

“说示者，方便道用”，给你讲解展示，不过是道的一种用处，是道的一种方便的显示。“尔省悟者亦暂时岐路也”，说得再好、再妙，也不过是道的一个影子而已了。

从九三年开始，有很长的时间我一直在研究道教，看了《淮南子》《文子》以及《南华经》等老庄一类的经典，又看了儒家的一些经典，如《四书》《礼记》《易经》等等，看了后觉得非常好，能知道和感受到它们所讲的某种东西。比如“道”：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……候王得一以为天下正。⁸似乎能感受到那种东西，但不是技术性的东西，是一种“道”，真正的大道，即天地万物之理，所谓“判天地之美，析万物之理”⁹。能体悟到

⁸ 《道德经》第三十九章：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；地得一以宁；神得一以灵；谷得一以盈，万物得一以生；候王得一以为天下正。其致之也，谓天无以清，将恐裂；地无以宁，将恐废；神无以灵，将恐歇；谷无以盈，将恐竭；万物无以生，将恐灭；候王无以正，将恐蹶。故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。是以候王自称孤、寡、不谷。此非以贱为本邪？非乎？故至誉无誉。是故不欲碌碌如玉，珞珞如石。

⁹ 《庄子·天下》第二段：天下大乱，贤圣不明，道德不一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。譬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。犹百家众技也，皆有所长，时有所用。虽然，不该不遍，一曲之士也。判天地之美，析万物之理，察古人之全。寡能备于天地之美，称神明之容。是故内圣外王之道，暗而不明，郁而不发，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。悲夫！百家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！后世之学者，不幸不见天地之纯，古人之大体。道术将为天下裂。

这种“道”的一念顿现，身体各方面也有感受。但是觉得好像跟佛教是两重世界，两重系统。憨山大师有一篇很好的文章，叫《观老庄影响论》，读了这篇文章以后，我从个人体验和理论理解的层次，一下觉得豁然贯通。憨山大师还讲过《中庸》。杨仁山讲过《阴符经》，是用华严佛教理论来讲，讲得非常好。《阴符经》是道教的一部经典，类似于佛教的《心经》，也是三四百字。《阴符经》有十家集解，又是道书，又是兵书。道教经典还有《周易参同契》《崔公入药镜》等等。佛教有石头希迁所著《参同契》，道教有本更早的，东汉魏伯阳所写的《周易参同契》，讲外丹和内丹的修炼。

憨山大师对道家有一个评判。比如：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，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，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¹⁰；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¹¹；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¹²；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等等，憨山大师用《楞严经》里面的八识见精来做判别。我觉得非常好。怎么去返回所谓窈窈冥冥的道呢？道教有一套后天返先天的修炼技术，也有契合于道的心法。实际上它也是把分别知见，所谓“后天”就是分别知见，都给消除掉，然后返回“那个东西”。“那个东西”可以生天生地，神鬼

¹⁰ 《道德经》第廿一章：孔德之容，惟道是从。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阅众甫。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？

¹¹ 《道德经》第廿五章：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地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远。远曰反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¹² 《道德经》第四十二章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。人之所恶，唯孤、寡、不谷，而王公以为称。故物或损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损。人之所教，亦我而教人。强梁者不得其死——吾将以为教父。

神帝，就是使鬼神之所以神的也是它。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第八识，也就是如来藏在众生的妙用。“道”合于天道，合于天人关系，所以道教究天人之际，这个天指的是天仙、天神。但是它和佛教相比还是不一样，佛教更加究竟和彻底。当然，佛道的对接流通，也有利于对佛法更深层次的理解。

“体自常露”，所以语言只是一种方便道用，是悟入道的一种方便法门。同时，它也是道的一种妙用。讲得好，说明对道有体会，也是道的一种妙用而已。“尔省悟者亦暂时歧路也”，有一个师父讲得非常好、非常妙，我们学到的东西至高无上，然后豁然开朗，有所悟入，非常受用，产生信解心。但是这种是“暂时歧路”，实际上也不究竟。为什么叫歧路？实际上也是你的心，相对于那些无知邪见和粗重的心，所产生的一种轻安、正见和光明而已。但是，正和邪是一个东西，两个是兄弟，谁都离不了谁，所以叫“暂时歧路”。好多人说几十年前有一个梦，或者有一次听某个讲话有所体悟，然后一直念念不忘，一直在追寻它，想要恢复它、拓展它，甚至希望别人讲的都跟他那个境界契合上，实际上这是暂时歧路，卡在那个地方了。如果没有善知识和正确知见的话，它也会蒙你一辈子。所谓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”。人总是在寻找和自己相应的那种频道、语言和感受，总是在想去重复它。比如某次在禅堂，或者什么时候得到过一种加持，总想把它稳住，岂不知那是“暂时歧路”。所以真正的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当下就一刀两断。

说的人是一种方便道用，省悟者也是暂时歧路。禅宗说“承言者丧，滞句者迷”，人家说了“道”，你如果说好，就是这样，实际上你已经丧失真性了，已经变异了。“滞句者迷”，拘泥于文字相，实际上也是迷在那个地方了。即使说依言契会，当下全部契会，也是个暂时歧路。“或因说而证，或因示而入，或自觉触以归。”说指的是语言。示，比如棒喝或者别人的开示。有的人是因说而证，言下悟入，或者言下有省；有的人是因示而入；或者说自己有什么方法而触证。“终无异事别得，至心源而止也”，并不是能证得一个什么殊胜的，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，无非是返本还源，达于心源而已了。这即是自性，无非是见性罢了。